

“好!”看台前地崩似地一声喝采。

他看武功表演轻而不叫好,这次也服了,钦佩、敬慕,简直五体投地。

“外行看热闹”,一点不假。瞧旁边这几位,二十四磅的大铁锤刚举起,就闭上眼不忍看,待锤、石砰然相撞,“哗啦——”,七零八碎的石块从肚皮上滚落,这才出一口气,扳活舌头,哑着唇惊叹起来:

“几百斤的大石条压在身上——还能喘气?”

“嘿!比石头还硬——这肚皮是啥做的?”

傻帽儿!他吭一下鼻子,表示轻蔑。

他是内行,业余气功爱好者。金钟罩、铁布衫,还有从外国进口的瑜伽功,全练过。最拿手的是单掌截砖:两块立起,一块横搭桥,运足气,立掌一劈,“叭!”横的准成两截。

在热心此道的哥们儿中,数他派头足,一去人民路农贸市场溜

功夫 (小说)

米八五的个头,阔肩厚背,哥们儿都说,像“蒋门神”但他不承认,自称“杜丘”。俱乐部



常有武功表演,不少是花架子,嘴把式,没劲!眼前这位,他心里有数,上台抡锤的“观众代表”,就是他们锻工车间的铁哥们儿。

掌声中,气功大师向观众致谢,个头并不高,还有点瘦,也没什么气派,这使“杜丘”很失望。大师鞠躬时一低头,顶门心一片白,倒显得有些滑稽。

白头发,小矮个,“杜丘”停住拍手,心里一颤,记忆就迅速向后倒起来。

上星期天,“杜丘”陪女朋友丽丽上街,去人民路农贸市场溜

溜。到了鱼市,一拧车头,车蹬子别在另一辆车前轮里。

一开口,戴鸭舌帽的车主嘴里就走了调:“没长眼那!还有个眶吧?”

“人多……”
“人多就横行,报丧去?”

喝,好利的嘴皮!“杜丘”可不是“奶油小生”,尤其女朋友在后边跟着呢。撑起车,叨腕,磕肘,三两下,“鸭舌帽”就头朝下练了“喷气式”,笋嫩的手就象放在老虎钳里的软木塞,死活拽不动,疼得直咧咧。

看热闹的围了一圈,指手划脚地议论着。

“现在这年轻人,啧啧……”

直到一个中年人上来想分开他们。

“鸭舌帽”见有人救

驾,口气变硬了:“你小子放不放!哎哟——他打人!”

“算啦,小伙子,互相让点就没事啦。”中年人个子矮,头顶只挨着“杜丘”下巴颏。头发中有一撮是白的,“杜丘”觉得不顺眼,你这杂毛,跟“横路敬二”差不多,还管闲事。胳膊肘稍一使劲,想揉开他,谁知没拨动。

“鸭舌帽”不识字,躲在那边继续凶,“杜丘”更不耐烦,举起手,想来个“力劈华山”,好让他永远忘不了这件事儿。可“杂毛”却一直挡着。

事后,“杜丘”向丽丽表示,“要不是怕杂毛带伤,那一掌真要下去了!”

掌声把“杜丘”唤回现实,他若有所思地并起手掌,做一个“力劈华山”的预备式,却并不劈下去,只看着手,先是不出声的笑,又摇摇头。

(请作者告知地址 插图田路)

建筑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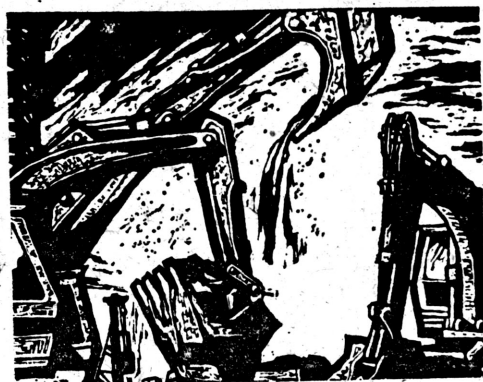
橙子

建筑工
一群真正的男子汉

博大的胸襟
沿脚手架将壮志写上蓝天
粗犷的性格
象砖角那样饱满
从不失望
吊车的长臂不断起吊着信念

(当然能豪饮
拼命地吸烟)

久居工棚
为万户千家将新居筑建
难得团圆



铁臂(木刻) 张利祥

却为分居的爱情焦虑挥汗

你感到甘甜)

浑身泥灰斑

精心地将阳台设计打扮

崛起的建筑群啊

建筑工雕塑

男子汉一般伟岸

(牺牲得这么多

回

起沫的啤酒原来这样甜

醉

六平方的小屋里笑声阵阵

床上的女孩提出“抗议”

好脆的笑声

我们争着把她抱起

谁喊了声“尿啦——”

衣襟上立时湿漉漉

还带有热气

年轻的姑娘笑弯了眉

打开组长的录音机

还是留一段祝词吧

让未来变成美好的回忆

“盼她出落成俊俏的女

子

考个有纺织专业的大学

找个爱纺织的女婿”

祝福

李宝林

一个夜班后的清晨

我们叽叽喳喳走出厂门

商量怎样为组长庆贺

她添了个胖墩墩的千金

我们男子汉般举起杯

就着疲倦,每人痛饮三

我,大龄青年 (散文)

叶平

我,三十岁。作为“青年”,已进入大龄。

大龄!这是危险的,可怕的,心酸和悲伤的字眼。

是从百米赛跑中感知到速度的逝去;

是从蓝球场上疾步的跨篮中意会到敏捷的告别;

是从舞厅和冰场觉悟到青春的老化……

非常的困惑:日月时光何以要去得这样匆忙?

十分的焦虑:属于青年时代的一切都不曾做完!

天真幼稚,热情活泼已消失在早年;

朝气蓬勃,血气方刚也从此不再复归……

呵,三十岁!而立之年,从此将进入中年人的阵容——

倒转记忆的胶卷,寻找生命的印迹:

十岁曾戴上红旗一

角的红领巾;

十四岁胸前有了一枚红黄图案的团徽;

二十岁第一次在党小组会议上红着脸发言。

后来,曾象陈景润一样,和ABC热恋,

与电线杆贴面;

后来,也在母亲焦急的目光下,随介绍人见过姑娘;

再后来,也曾怯生生地叩开婚姻介绍所的大门……

不曾被人看中,也不曾被别人看中。其中有一位从月光灯影中,微笑着向我走来,许多次把点心和奶糖放在我案头的书卷上,若干次无

声地把我的房间整理……

两年后的某日,她象流星消失,小屋再没

了她的踪影。

因为那样?所以这样?我茫然无悟?”

朋友问道:“可曾与她拉手?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可曾与她亲吻?”

我摆摆手。

朋友吃惊,我也吃惊。

这以后,断了那门心思,在ABC的世界沉迷得更深。

洗衣的时候,生病的日子,啃冷馍的当儿,我感到心酸。

怕听到女性的声音,怕见到女性的身段,又非常想听,非常相见……

忧愁着,浓密的头发终于稀疏。

也有一些自豪。三十个岁月,依然没看透世界,总有神秘的什么在诱发好奇!

于是,带着悲哀和冷漠,冲动和渴望,从多年的积蓄中,拿出一笔可观的金额,在全国几个大刊上,发出了同一则征婚广告……

儿子和镍币 (小说)

刘三余

“把钱给我!”

高一声,低一声,

紧一阵,慢一阵,好话反话拉了一火车,归齐了,妈妈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神圣而又简单的目的。

没有人理她。

一本书遮住了爸爸的脸,好厚。

儿子嘴巴撅得老高,眼睛却恋着桌上装着肥皂水的小杯。轻轻地吹,一个飘逸的五彩世界,微缩的宇宙。五六岁的小孩,一般比国家总理还忙。好玩的好看的好吃的好听的太多太多,白天又太短太短,哪有闲心去应付妈妈的穷唠叨?

“小孩儿家,要钱干啥?”妈妈不动声色地向儿子逼近。

“有用。”儿子倏然从妈妈的眼神里发现了危险。晚了,耳朵被拧成一个倒扣的小碗。

一个美的梦拧碎了。

“打死也不给你!”

儿子挣脱出来,小脸上涌出一股宁折不弯的悲壮英勇。

一个漂亮的白色弧形滑出窗口。

五分镍币。

“扑哧”,妈妈被儿子意外的反抗逗笑了,

拧过脸去看爸爸,夺过书,抹平脸:“瞧你这宝贝儿子多自私!”

妈妈一声吆喝,爸爸一个哆嗦。爸爸是妈妈眼里的大孩子。真不好意思,他还是领导三千工人的一厂之长。

“就自私!是我捡

的就是我的!”儿子委屈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
五分钱归谁所有才对?

归谁谁就自私?

似是而非,似非而是。有一点很清楚:钱有用。儿子说的。爸爸为妈妈拼凑出来的笑纹僵硬了。悠悠地,又松弛了,自然了,柔和了,“找回钱,明天送

失物招领处。”

“丢钱的人还会上那儿找不成?唉!”

“就连我们全家还摸黑去寻呐,何况他!”爸爸看着儿子,少有一脸郑重。

不由得儿子点点头。

妈妈一个满意的弹儿,响亮地落在爸爸前额上。

沈括的《延州诗》

周绍祥

沈括是宋代科学家,在担任鄜延路经略使时,写下了《延州诗》这首描写石油工人的诗歌。“二郎山下雪纷纷,旋卓穹庐学塞人。”二郎山,系今陕北白干山的一条支脉,旋卓,很快立起来;穹庐,毡帐篷。“化尽素衣冬未老,石烟多似洛阳尘。”这两句是说,石烟像京城车马扬起的灰尘一样多,以至冬天还未过去,石油工人的白衣服就被熏黑了。化尽素衣,石烟把白衣熏黑了,冬未老,冬天还没有过完;石烟,石油燃烧时发出的烟。从诗中可以看出,今陕西省富县、延安一带,早在宋代

就已经开采石油,呈现出帐篷卓立、黑烟滚滚的景象了。诗人笔下,石油工人生活、劳动的画面,形象逼真,苦中有乐。像“石油”这个概念是沈括第一个使用的,石油工人开采石油的场面,也是沈括第一个引入诗歌创作题材中来。历经九百年后,正当我国石油工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时,读着这首诗歌,我们倍觉古代劳动人民无比聪明睿智,在世界科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。



沙舟行

张朝翔



丝路新歌(木刻)

陈湃